

# 我的自述

● 吳敦義（現任高雄市長）

## 赤足上學邊走邊跳

我出生的那個年代，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結束了幾年，整個臺灣的環境仍然物質短缺。

我的家鄉南投草屯新莊，一派純樸的農村景致，稻田中水牛拖犁，馬路上黃石子鋪地，赤足上學的夏日，若非踩著路旁的青草，便得在滾燙的石子路上邊走邊跳，以免燙腳。

早期的臺灣社會，除了都會區中少數的富家子弟生活得較好外，鄉下的狀況大致相同，過著物質短缺的簡單生活，直到四〇年代以後才逐漸好轉。

在五〇年代前奶粉都算是奢侈品，我聽隔鄰的老婆婆說起初到臺灣時的狀況，每個月薪水不過一百元，只夠買三、五罐奶粉，一部腳踏車需要五個月薪水。對照今日臺灣，普通公務員的薪水可買七八部腳踏車數十罐奶粉以上，食衣住行各方面的豐富，由無到有，由匱乏到充盈，品質的提昇，都可用「起飛」來形容。娛樂方面，更是富裕過頭，從前我們幾樣簡樸、原始的玩具——彈弓、紙牌，現在已被聲光十足的電動玩具取代，不僅小孩陷溺，大人也沉迷其中，家庭歡聚的天倫之樂逐漸淡失。

## 只有一套卡其制服

記得小時候，最愛與母親一起觀賞歌仔戲，和鄰居小孩圍坐一起看布袋戲，逢廟會大拜拜時，野台戲班的演出，家家戶戶扶老攜幼一道去湊熱鬧，回想起來，那時家人團聚的和樂氣氛勝過趕集的意義吧！娛樂較缺乏的時代，鄰里間反而更能密切結合。工商發達的今日，家家守著自己的電視，甚至一個家庭有好幾部電視，夫妻子女各取所需，天倫之樂、鄰里交誼便都因而淡薄了。

家中原有六、七分薄田，在我一程一程的求學階段中，為應付生計與學費而漸漸變賣。由於上有二兄二姊，粗重的農事我不須插手，兄弟們也因家境困難，大都受完小學教育即輟學，幫忙農事，到工廠做事，家中只有我與妹妹受了完整的高等教育。

粗重的工作我雖做不了，插秧、施肥等事偶爾幫忙，或者水稻收成後改種麻，而後抽取麻梗更是我的專長。

小學階段印象最深刻的記憶是只有一套卡其制服，星期一穿到星期六，趕快換下來洗淨晾乾，以備星期一再穿。

## 樣樣第一挨打冠軍

小時候的我，有點小聰明，不須花太多精神，成績便已獨占鰲頭。往往才開學，整學期的課本我已完全讀畢。課業之外，演講、作文、珠算都常拿全縣冠軍、跳高、排球、躲避球、棒球也是代表隊。

由於應付功課很容易，我比其他同學有更多的時間玩樂，幸好教導我的老師能及時管教我。我雖樣樣第一，可沒有被寵上天，反而挨打的次數也是冠軍。有時我不小心考了九十九分，老師會打我，那些考得比我差的同學老師反而誇獎他們，我當然很不服氣，老師說：「你考一百分才是對的。能考一百分，為什麼不考一百分？」可見老師對我在功課上要求的嚴格。那時心中難免有些許埋怨，現在想起來，由於老師嚴格，我才知道謹慎，書讀得更好，也因此沒有走入歧途。

### 釣青蛙捉螢蟲過夜

記得那時候有載運甘蔗的鐵路小火車，我們常在後頭跟著行進的火車，趁機抽下幾根甘蔗；有時甚至在鐵軌上堆石子，遠遠地用石子砸，練習準頭，這都是很危險的遊戲，小時候不懂事，那裏知道危險，只有受到處罰才會覺得那是不能再做的事。又如在窄滑的田埂上慢跑；用石子彈弓擊落成熟的芒果……由於功課不重，多餘的心思就都用到這上頭去了。記得老師交代了當日的課業，往往一個下課的空檔我就將功課寫完了，幸好有這點小聰明，否則家中連張書桌都沒有，暈黃的燈光搖晃著，書看沒幾頁頭就晃昏了，眼也看花，那有精神做功課？晚上的時光大多在釣青蛙、捉螢火蟲中度過。

結束了無憂無慮的童年，甚至不曾沾染惡補的緊張氣息，我順利進入臺中一中翕子分部就讀初中。自然，學費來源便靠變賣家中一分一分的薄田。當然賣田並不純粹為了我的學業，那時祖母還在，需要醫療費用；還有家中食指浩繁，父親擔任里長，秉著耿直個性，只知付出，不知收入，於是只能艱苦耕作來維持家計。

### 演講作文獨佔鰲頭

第一年，母親陪在身邊照顧我，使我少了些離鄉的思家情緒，能潛心研習課業。初二起便與同學在學校附近賃屋而居，並在鄰近的麵攤子解決三餐。我和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學住在一起，大家頗知上進，讀書之外，唯一喜愛武俠小說，每個月攢的一丁點零用錢全投在那上頭。租書店有數公里之遙，十幾個同學輪流騎腳踏車去借，一袋一袋裝回來，看完了再去換，記得那時著名的武俠小說有「一劍光寒十四州」、「紫電青霜」，諸葛青雲、臥龍生、南宮博的小說都看了不少。

初中時代，我在課外活動方面收斂許多，不再是十項全能，只有演講、作文依舊獨佔鰲頭，並且以優異的成績直升高中部。求學階段我並不確切知道將來的目標，倒是鄉人們都認為我會當醫生，一方面見到我成績好，另一方面在貧困的鄉村，醫生是讓人羨慕的賺錢行業，能夠改善生活。

然而我並沒有走上學醫之途，原因在於我怕見血，小時候眼見一小孩受傷，血流滿身，好幾天吃不下飯，那種驚嚇一直留在腦中，即使長大了，看見血還是心有餘悸，因此幾十年來我只捐過兩次血，怕血的人怎能當醫生？同時我在人文學科方面一直得心應手，物理化學三角幾何等科目，不但較缺少興趣，讀起來也倍感吃力，於是選擇就讀社會組。臺大歷史系是我的第一志願，不過我並非一

舉考上第一志願，第一年先考上政大東語系，隔年才轉學至臺大歷史系。

## 學習歷史從事新聞

大學時代不再需要家中的經濟支援，我打工、兼家教、撰寫文章，中央日報副刊便經常有我論時政的作品，也寫小說，還得過幾項徵文比賽的小說獎，但寫小說畢竟不是我的專長，仍以評論性文章較多。

歷史分為考據之學與歷史哲學；若從事考據，則類似清代乾嘉年間的學者，研讀資料、發掘文物；若研究歷史哲學，則由歷史中尋出興亡成敗的道理，研究典章制度的實用性、時代性，歷史哲學與新聞、政治都有密切關係，譬如我所研讀的科目：中美外交史、王莽新政、王安石變法等都與人民的生活、政治上的得失、新聞評論有關聯，尤其研究近代史，今日的新聞便是明日的歷史。

有了歷史的觀念後，對於從事新聞工作有莫大幫助，能從浩瀚的人類歷史中，敏銳地判斷新聞事件的時代性、重要性、關鍵處。我是較早進入報社工作的歷史系畢業生，之後便有更多學歷史的人從事新聞工作了。

進入報社工作也是機緣巧合。

自陸軍官校任預官退伍後，原本有機會到電視公司服務，待遇滿優渥的，但我沒有去，因為那時電視公司注重娛樂節目，新聞部門不但較不受重視，甚且是電視公司的負擔，很多人將電視公司視為娛樂業，不是新聞業。中國時報的余紀忠董事長看過我在大學時代主持「大學新聞」，幾篇論述如「臺大人的十字架」也經各報轉載，於是不經試用便任用我，我也正式投身新聞工作，對董事長的栽培愛護，常懷感激。

## 從政之途機緣際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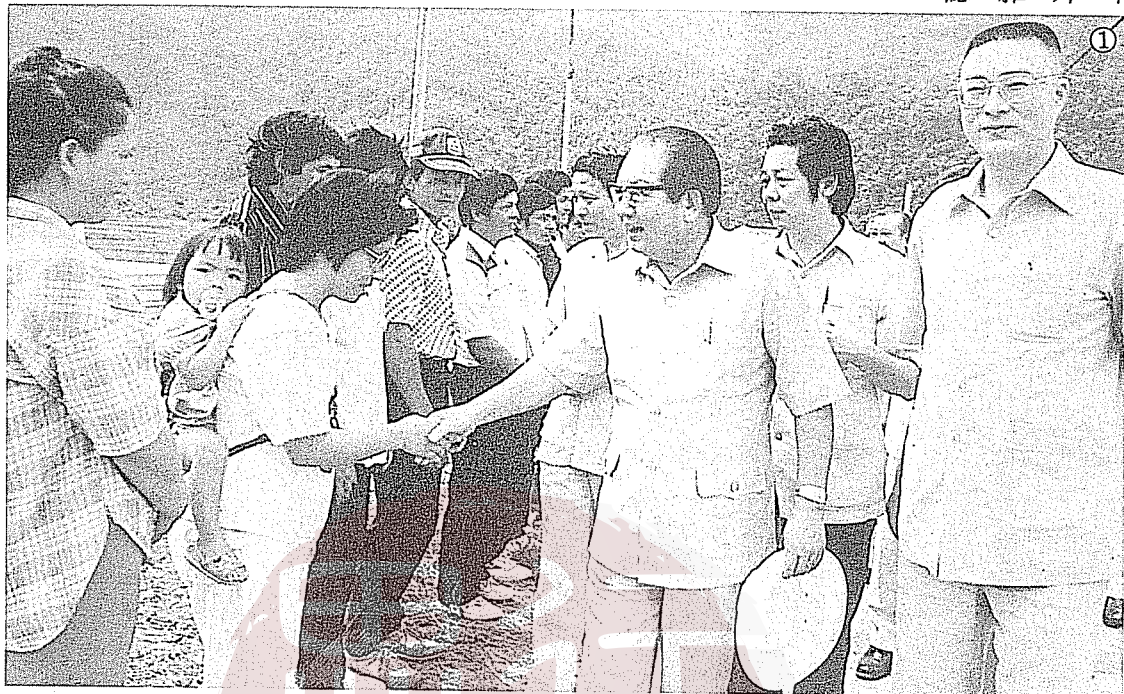
有些報導說我進入報社就有從政的雄心，這也未免把我看得太高明了。我於民國六十年七月開始跑新聞，六十二年年底當選議員，我是在六十二年年初才有從政的念頭。

當時古亭區有個周財源老議員，當選了監察委員，便不能再競選市議員，他看到我在臺北市跑議會新聞很認真，報導很公道，操守很乾淨，對市政的分析、評論也很深刻，他便鼓勵我從政。有許多議員像張建邦先生等人也鼓勵我，周議員甚至願意傾他在古亭區的所有基礎來協助我，首先推薦我擔任義警中隊副中隊長，與兩百多名義警建立深厚感情。

報社方面也很支持我，闢了「區里點滴」的專欄讓我與鄰里有更深的聯繫，在訪問中建立感情。執政黨黨部見我開始拜訪選民預備提名我；他們問我沒有錢啊，我說我沒有錢，實際上在競選過程中我沒花什麼錢，有了黨和報社提供的一些經費也夠了。

剛開始許多人覺得我很危險，因為很年輕，又沒有從政經驗，不過幾場政見會下來，聲勢就打開了，黨部預計我得票會很高，還挪走一些責任區的選票，最後順利當選臺北市議員。

回想青年時代走上從政之途，全是機緣際會，不像一些報導所說我對未來目標判斷精準，運籌高明，其實我不過是在機會來時，全力以赴，水到渠成罷了。



① 吳敦義（右）陪同邱創煥院長（右三）訪問民衆。  
② 吳敦義（右）巡視鳳山水庫，了解水質檢驗工作。